

让我再看你一眼

■ 毛晓丽

一回头,又看见鸣沙山
站在敦煌城背后,看着我
到来,又目送我离开

朝晖里的沙丘,线条决绝
又黑白分明。她身后
湛蓝的天空不染一粒尘埃

让我再看你一眼,敦煌
我是飞天袖间的花朵
凤凰盛开在骆驼草叶上

月牙泉,我美丽的新娘
谢谢你等我一亿年,你荡漾的
微波,也是我初见你的娇羞

青海湖的海鸥

■ 杨辉隆

在青海湖
要寻找一种喜欢的动物
那就是海鸥了
这个我一生的最爱
没想到在青海湖相遇
我担心青海湖咸咸的湖水
会不会让她迟早迁徙
于是,我把我仅有的零食给了她
像喂养我的爱情
宁可自己挨饿
也不要让我的爱
皮包骨头

童谣

■ 王军

山上公路

大山像鸟,
总想飞跑。
公路像绳,
把它捆牢。

柳芽

柳条新芽多,
一个挨一个。
好像小耳朵,
在听春唱歌。

柳树像大鸟

柳树像大鸟,
绿色羽毛长。
风吹柳条动,
鸟儿扇“翅膀”。

放羊

地上青青草,
羊儿真不少。
弟弟挥动鞭,
赶着白云跑。

小猫盖房

小猫盖了房,
盖在小河旁。
想要吃鱼儿,
钓竿伸出窗。

长跑比赛

小溪是条长跑道,
鱼虾参赛劲头高。
青蛙呱呱喊口令,
大家拼命往前跑。



清风醉晚霞

汤仕雄 诗

人物,勇敢地去捉害虫。

捉笋子虫眼睛要尖,这家伙稍有动静就会飞走。如果发现哪颗竹笋上扒有笋子虫,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手轻轻地、慢慢地伸到它的背后,然后猛地一捏,笋子虫就被捉住了。笋子虫也是一道美味,如果你去山村旅游,恰好碰上了油炸笋子虫、炒笋子虫,那你有口福了。

小时候我还从竹林里砍下竹子,做过套小鸟的套子。取一截慈竹,钻个孔,插上一根略细的苦竹竿或水竹竿,拴根细绳,设上机关,刷上圈套,再用稻穗之类的食物作诱饵。小鸟去吃时,就会触发机关,苦竹竿或水竹竿的弹性迅速拉紧绳子,小鸟的脚就会被套住。可惜鸟儿太机灵,大都不会上当,或是鸟儿有什么高招,诱饵倒是吃了,机关却没触动。记得有一次,机关是被触动了,但不见鸟儿的踪影,走近一看,一地的羽毛。原来,被套的鸟儿被小猫吃掉了。我们还用细竹竿做成弓,用小树枝当箭,往草垛里射,谁射中一箭,就吃一颗炒黄豆或者炒豌豆,直到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吃完,游戏才结束。那个时候竹林里还有间堆草木灰的茅草屋,我抬上椅子和凳

子,去茅草屋里写作文,字里行间就有了一股竹子的清香。

如今这片竹林依然那样茂盛。前几年,母亲编了道篱笆,将临近鸡舍一隅的竹林围了起来,将鸡仔们圈养在那里。每次捡鸡蛋,就要去竹林里寻,有时会捡上好几个。小鸟也把竹林当了家,走在林中,时不时会惊起竹枝上的小鸟,扑腾着翅膀一阵风似地飞上了天。小鸟看出了我们对它并无恶意,麻雀、相思鸟、斑鸠什么的,在半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又都纷纷落在竹林里,回到了它们心爱的窝。倒是林下的人,冷不防会被鸟屎砸在身上。

如今,我们兄弟几人早已年逾不惑,都在外地工作。当我们放下手中忙碌的活儿,回老家呆上半一天一天,那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竹林里的小鸟也纷纷出壳了,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竹林里那棵高大的杉树上,不知什么时候,喜鹊在那里做了窝,时不时发出响亮而欢快的叫声。母亲拿出冰箱里保存的笋子,再切上自家的腊肉、排骨,或烧或炖,满满一大桌,款待她的孩子们。而我们的餐桌,好多时候,就紧挨在这片竹林边摆放。



欲把相思说似谁 廖佳妮 摄

小小说|看台|

取快递的老人

■ 崔立

周末的一场大雨过后,体感舒服了许多。我摸出手机,对照着快递智能柜上的数字键,摁下了一个个的数字。一声“嘀”过后,其中的一个柜子轻轻地打开了小门。

在我取出快递,关上小门的同时,看到了一个老人,伴随着的一个声音:“麻烦你,能帮我取一下快递吗?”老人顺势将放大的手机短信给我看。我说:“好。”便帮他摁下数字,但马上又停住了。屏幕上显示数字错误。我再多看了一眼,发现是小区旁侧的六合苑门口的快递智能柜,不

是这里的。我说:“你应该去六合苑门口那里。”老人说:“我去过了,那里没有。”

我看了下天空,阴霾之外还有一线光亮,暂时没有下雨的迹象,不时有微风吹在裸露的臂弯肌肤上,很凉快,也不觉得冷。

我说:“我陪你去拿吧。”我和老人走到六合苑的门口。其实,两个小区的门口并不远,相隔也就一二百米。我已经把脚步尽量放缓了,还是把老人落下了好几步。看得出来,老人是很努力地想跟上我。

终于,到了快递柜前。老人摸出了手机,又点了刚才的短信,放

大了给我看。在智能柜取件的页面,我按着数字,一个一个地摁上去。数字摁完,智能柜的其中一个柜子的小门应声打开了。我从中取出一个小盒,并不重。

老人说:“呀呀,刚才我怎么没打开。”老人取过盒子,忙不迭地再三向我道谢,说:“小伙子,难为你特地来帮我取快递。”我说:“没关系,我刚好出来走走。”

老人进了六合苑的小区,走路的速度很慢,甚至说起来还有些蹒跚。我想,我老了,是不是也会这样?那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做些事情吧。

获救后,众人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却各怀沉重心思。下山途中,甲乙丙都觉得刚才说的“遗言”有失水准,于是又聊了起来,希望扭转一下格局。

甲:“其实,再高额的保险也换不回一条生命。我不在了,钱再多,家人也不会快乐的。只要和家人在一起,清贫点又有什么不好?”

乙:“其实我省吃俭用存私房钱,就是为了参加登山活动。临走前我骗老婆说是朋友请我去的,不花一分钱。老婆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她开心我也很高兴。私房钱换个说法就皆大欢喜了。”

丙:“其实没有领导的督促,同事的竞争,也难有我的进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拉罐听了三人的话,满意地点点头:“虽然今天无法登顶,但是大家却收获了更重要的东西:你们更懂得珍惜自己和亲人,珍惜当下。其实,你们也算成功登顶了,登上了人生境界新的高峰!”

乙:“平时省吃俭用太难受了,我要把私房钱挥霍一空,享受一下大把花钱的快乐。”

丙:“我要回公司把昏庸的老板、打我小报告的同事臭骂一顿。”

三人又反问拉罐:“你呢?”拉罐淡淡地说:“如果能重来,我就不带你们进山了,这样大家都不用死了。活着就还有机会改变命运。”

三人听了点点头,接过头话继续聊。

甲:“如果还能活着,以后每次登山我都要买份大额保险,这样就可以玩得毫无后顾之忧。”

乙:“我要把私房钱藏在一个家人迟早能发现的地方。也算是留给他们的最后一点惊喜。”

丙:“那我就还有机会换个公司,临走时再把他们臭骂一顿。”

拉罐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没过多久,洞外就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原来是附近另一支登山队及时赶来救援。

故乡的那片竹林

■ 刘友洪

行云流水的秋天,连风都带着颜色。风吹过林子,树木被染着五颜六色。此时我正摊开稿子坐在书桌前。窗外的那棵银杏满树金黄,它一年一度的经典已经上演——这也意味着壮美的秋色不日结束,隆隆严冬即将来临。

我的故乡在大凉山,故乡老屋的西边也有几棵银杏树,碗口般粗大,笔直地站在路旁,想必此时也已身披灿灿铠甲。老屋的东边有口古井,泉水甘冽,终年不枯。古井旁有块台地,台地上是一片茂盛的竹林。这片竹林是母亲在我小时候栽的,那时母亲看着人家的孩子有苦笋吃,就托人寻了两株苦竹苗来引种,后来又陆续栽了慈竹、水竹等。如今,两根苦竹苗早已不见踪影,但生命的张力依然在这里充分体现,随着竹鞭在地下悄无声息的滚滚延展,倔强的竹子把这片台地挤得满满的,还在随着春天的脚步不断扩大。

在我小时候,苦笋可是稀罕货。春天到了,我们兄弟几人就盼望着吃苦笋。如果有一天,哪颗笋苞从竹林里冒出了地面,我们几个小吃货就兴奋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却说,正月发芽二月花,三月四月顶呱呱,吃苦

笋的时间还早着哩。我们左等右等,终于等到母亲挖笋子的日子了。我们手端碗筷,满心欢喜,跟在母亲身后。母亲用锄头小心地把笋子周围的土刨去,再把苦笋挖出来。那新鲜出土的苦笋,胖胖的,嫩嫩的,如同刚降生的婴儿,楚楚动人。母亲把粗短肥美的笋子拿到集市上去卖,如果有卖剩的便绕个道给外公外婆送去。母亲卖了苦笋,买上块肉,回到家里,把那些剩下的细瘦的苦笋,给我们做苦笋肉片汤,那香味,至今还在我心头萦绕。后来上学读到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我便想,东坡先生呀你可知,我们这些小孩子那是既想食有肉,又想居有竹哩。

笋子长出地面,一种叫“笋子虫”的动物也随着出现了。笋子虫学名竹象,因它的头管细长,如同大象的鼻子而得名。笋子虫有六条腿,两条前腿就像螳螂的两把大刀,尖锐有力,能死死地抱住竹笋,以便它那细长的头管像钻头一样钻破笋壳,钻进竹笋里,享受那美味的笋汁。被笋子虫钻过的竹笋,大都发育不良,甚至死去,所以笋子虫也是害虫。那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模仿着电影里的英雄

在南方,冬的田野反倒比秋时多出几分生命的色彩。

红的长萝卜露出小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头,张扬着鲜艳的色泽。小叶胡萝卜则矜持了许多,把暗红的块茎紧埋在泥土深处。蚕豆花和红油菜花是此时仅有的会开的花儿。蚕豆花瓣着根地蜷缩在一起,浅浅的粉色,永远只开在大片的蚕豆叶儿的底下,被覆盖,被荫蔽。俯看下去只是成片的绿。红油菜顶着黄黄的小花。花儿并不舒展,试探着开了,零零星星的,似乎不像开春后那样火急火燎。青油菜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它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默默地把叶片往邻居家延伸。慢慢地,青青的油菜间便失去了

窝距,可是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于是,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毯。等到来年三月,定又是满地金色的菜花。绿葱一排排笔直地挺立着,谁说不是宫廷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小葱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在土地的角落,也如千手观音,葱头唯一,无数葱叶四处举着。那边一丛佛手瓜(兔儿瓜)藤蔓缠绕着什么支架?原来是一棵小树。佛手瓜不是八月成熟吗?走进细看,还有嫩嫩的小果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可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忘的小仔,还是在十二月的寒气里做时逆生的精灵?

我仿佛看到冬季田野的图腾。这图腾是红的萝卜,是青的油菜,是绿的葱叶,是褐的土地,更是一锄一锄开荒的人们。

人们来了,放下手里的麻将,关掉聒噪的电视机。他们把目光聚焦于城市里这一小块荒野。薅去野草,捡走断砖,买来种子……一片荒置几年的宅基地又有了生命的气息。没有水,去附近的小河挑。无法蓄水,找废弃的浴缸、木桶。这片土地的老主人也来了,也许只因放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来宅基地转转,种下一些蔬菜,就如同家还在这里。这片土地又多了一些新主人。大家用断砖拦出田界,共同开荒种地,相安无事。姗姗来迟的人在望地兴叹后,奇迹般地在凿不开的混凝土上填土成田,居然也像模像样,自成体系。他们种下的生命种子正在一个城市的角落悄悄滋长……



高原净土 黄东方 摄

雪崩之后

■ 阮鹏

要征服高山,首先得征服自己。领队拉罐正带着甲乙丙三人攀登一座雪峰,忽然头顶一阵轰隆,拉罐下意识判断是发生了雪崩,赶紧让三人躲进附近的一个小凹洞。刚进洞大雪就把洞口堵上了。

洞内空间狭小,空气很快就会耗尽,于是拉罐问三人:“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吗?”

甲哭道:“我不想死,我还没有家人挣够钱呢。”

乙:“我也不甘心,我还有一大笔私房钱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丙:“公司的竞争者不知会有多高兴。”

拉罐暗想:现在说啥也没用,反正传不出去。于是说:“大家别慌张,人一慌张就会增加耗氧量,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吧。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你们有什么打算?”

甲:“我要买份百万级的保险。这样我走了,家人的生活也会得到保障。”